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一回 濟顛僧咯唾唾戲奸臣 金仁鼎當筵聽鬼話

話說這一座大成廟，金仁鼎可算擔驚受苦，銀子罰掉二萬，還坐了多時的刑部天牢。只因懼怯濟公，叫做敢怒而不敢言，難得濟公遠去，剛剛鐵珊要謀悟真的方丈，又許了一個大大的願心。金仁鼎一者可以報得私仇，二者那佈施廟中的一筆田產就此便物歸原主，要算是天從人願。所以一面假傳聖旨，押令悟真交家，一面同鐵珊商議，預備把悟真誣到後面人跡不到之處，將他錮閉裡面，絕他飯食，置之死地，以杜後患。這日悟真交家之後，金仁鼎便退居師父長老方丈短，甜言蜜語，請他到行宮裡玩耍。悟真這人老實不過，覺得交家之後，萬慮俱清，也想瀟灑一點。所以悟真才聽他說，便滿口應從，即自走進行宮。金仁鼎暗喜道：據我看來，可見人家做上人的，總要渾厚一點，留些餘地，給子孫享福才好。就如濟顛僧當日好不利害，委實碰他一碰都是晦氣，所以出了這一個沒用的徒弟，聽人播弄。叫他交家便交家，叫他同游便同游，眼見就請他上死路，他一些還不覺呢。就這打稿的時候，金仁鼎搭眼見旁邊有一重門，曉得進裡是上膳廳，三面皆是落空，只有一門與廟屋聯絡。心裡就想把悟真關鎖裡面，弄他個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

打算既定，便向跟隨使了一個眼色，假意同悟真還謙了一謙，便推門進裡。那知才岔進門檻，突然裡面瘋瘋顛顛的走出一個和尚同他頂頭大撞。金仁鼎一見，暗道晦氣，又遇著對頭了！真是進退兩難，不知怎樣是好。反是悟真進前一步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怎樣走這裡面出來的？可憐你老走後，徒弟才疏學淺，為這廟中之事累得好苦啊！」濟公見說，把臉沉了沉道：「無用的鈍貨，見了俺還放刁呢。快代俺把那例行的酒菜辦些來，俺們就在這裡面談談罷。」悟真見說，越法作躁，暗道：我堂堂一個大成廟退居的方丈，怎能拎把壺拿個碗，到街坊上打燒酒買肉去？就便著人去買，也覺到有點不雅。不言悟真心下在此為難，單言金仁鼎撞見濟公之後，嚇得如同雷打癡了一般，一句話都不能開口。忽然聽見濟公要例行的酒菜，就趁此辦個下差，討個歡喜。恰巧那取鐵鏈子去的跟隨已將鐵鏈取到。金仁鼎深怕濟公查問就裡，便連忙又向那個跟隨使個眼色道：「你這手上什麼？廟宇是清靜的地方，這些刑具怎能胡亂的帶進裡面？你快些代我到百朋樓去喊他一桌烤席，惟最是一隻烤狗膀是少不得的。要緊要緊！」這家人本來伶俐不過，見主人這樣吩咐，也就見風掛帆，拿著鐵鏈一溜煙似的走到外面，他自去叫酒喊菜不提。

但金仁鼎、濟公、悟真三人，這時就坐在上膳廳旁邊侍宴所裡坐下。金仁鼎道：「在下日前接到張欽差的公事，方知大破小西天，火燒劉香妙，計殺狄小霞，都是聖僧的大功。但小西天肅清已有多時，聖僧這一向在那處雲遊？可曾遇著什麼希奇事嗎？」濟公見說，暗罵道：你這個畜生！嘴裡一陣的雲淡風清，世務卻然是有一無二。但在俺和尚面前，要想子午卯酉，想把正案捋過去，大約還有點費事呢。但一味鬧得通天赤地紅，辦他個假傳聖旨的罪過，一者他吃當不起，二者宋朝氣數將近要終，俺也不便枉費心血。也罷，官法不如私法狠，待俺來弄一點小苦他吃吃，散散心頭的恨罷了。濟公在這裡推想，金仁鼎坐在對面，笑成著一付臉朝著他，專候他的下言。濟公望了一望，又暗道：這個勢子倒狠，便當我就如此如此罷。想罷，也便仰著一顆蒲草盆的頭，朝著金仁鼎道：「俺的金大人，你可是……」這句話還未說出，忽然喉嚨裡的痰響了一響，就咯的一口，這一口痰，帶說說足有四兩重，巧巧篤了金仁鼎一臉。大凡吃酒的人吐的痰，多是老黃色，這時金仁鼎鼻頭上彷彿搗著個蜜蠟蛤蟆一般。金仁鼎急在心裡，齷齪的泛泛作嘔。一眾跟隨站在旁邊，茫然無智，沒手捉跳蚤似的，不曉得拿個什麼來代他抬才好；兼之金仁鼎又是個下抄下殼，又怕這一篤痰淌下來，剛剛淌在嘴裡。可憐金仁鼎也曉得這個下流的勢頭，再也不敢開口，只覺嘴裡「哦兒哦兒」的，那眉毛眼睛鼻頭通身縮在一起。虧著有一個跟隨，名叫金榮，年紀雖輕，卻有一點見識。見得大眾袖手，他便走到外面，那水芭蕉上面撕了半片芭蕉葉子，走到主人面前，揷在臉上，就同搗燒賣一般，搗了一個大掇子，「篤」的向地下一擲。金仁鼎此時才能開口，說道：「快些打盆面水來洗一洗才好。」說著便向濟公一看，見濟公此時奇怪得很，彷彿是個啞子，對著他打手勢，或面向他拱拱手，或而指指自家的喉嚨，或而圈著指頭，就嘴唱上幾囑。金仁鼎不曉得是個什麼原故，也只得向他翻眼。當下跟隨忙把面水、手巾拿到，金仁鼎洗過了臉，那叫席去的跟隨，已將酒席喊到。真個螃蟹過河，七手八腳，這個家人拉座頭，那個小崽理杯筷。悟真不便入座，便辭了金仁鼎同濟公，仍回退居樓去了。

這裡金仁鼎讓濟公坐下，濟公也不等候敬酒，抓過壺來，忙把個例行三杯「喂唧唧」的喝下。然後把胸口一抹，吆喝喝的呢了一口氣道：「俺的金大人，這會子才能陪你說話呢。實不相瞞，俺已三天沒有酒吃了，這一窩酒蟲兒，在我肚裡作怪，把俺三〇年前的老痰，都被他拱起身，滿滿糊在那嗓子上。所以適才同你一句話還不曾說得完，那痰便隨著說話的氣冒將出來，篤了足下一臉。幸虧俺和尚還有方寸，就同你做個手勢，再也不敢開口，假若不識迴避，仍要勉強再說個三言兩語，恐怕這筆疾連連冒出，對不起尊龐上這七個大門，一定是要刷麵糊、貼封門大吉的了！」說完，便哈哈的笑個不了。金仁鼎一肚皮的愜氣，被他這一番話，也就聽了發起笑來。當下兩人笑了一陣。

金仁鼎深怕他問道交家的原故，想用閒話來打斷他的話頭，就此又問道：「請教聖僧，這幾日沒有酒吃，究竟在那處幹什麼事的呢？」濟公道：「說來話長呢。俺自從在玉山營得了逆匪肅清的信息，便別了張欽差，心裡預備向北走一趟，順便朝一朝北五台。那知才過了黃河，那邊的酒要算是再好不過，走那酒店門口經過，真個連狗子都要垂涎，想情俺和尚可還得空過的嗎？因此走進一酒店，吃了他一個稱心滿意。那曉得吃過了頭，北方的酒比南方大不相同，說醉就醉。俺才出得酒店，只覺得頭重腳輕，一跤栽倒，就睡在一個弄堂頭上。到了酒醒時刻，外面已有三更向後，把眼一睜、四面漆黑，走路的一個沒有。但覺弄堂中間『窸窸窣窣』的有兩人在那裡談心。俺便輕手輕腳，溺著氣息走進弄裡，單看這兩個人說的什麼話。那知這兩個人並不是人，還是前年淮北旱荒餓死的兩個冤鬼。一個歎氣道：『世間枉死鬼千百萬等，皆容易尋個替身，獨我輩餓煞了的，是難尋不過，除非遇著大荒年，樹皮草根吃盡，才得餓死，而後你我才得脫身。請教餓死人的荒年也不知幾百年才見一次，還有什麼地方隔間，輪派不著。我們想一想，一定是永遠做這個餓死鬼，絕無脫身的日腳了。』兩個小鬼正然在此淒淒戚戚的談，突然遠遠的放了一把鬼火，裡面閃出一個鬼頭，走到這兩個冤鬼面前，對這一個叫喜道：『吳二哥，恭喜你！你有了替生的機會了。』兩鬼見話，忙問原由。來鬼道：『我適才在大帝文案上辦公，看見一件公事，說臨安當朝有一位大臣，名姓卻記不清楚，他家有小婆子結識了一和尚。可笑這個癡龜全不明白，他並不疑惑他，他反轉同這個和尚如兄若弟，終朝常在一起。地方上有一個敕建的什麼大廟，和尚同這奸臣計議，圖謀那一筆廟產，事成之後，兩下均分。可歎這千刀萬剮的奸臣，他手段是利害不過，他便假傳聖旨，押令那廟的方丈交家把這個和尚。還怕那方丈希圖報復，又同和尚設計，將那退居的和尚哄到一個什麼萬壽行宮，人跡不到的地方，將他封鎖在內，活活餓死，做一個一了百清。』都大帝國出了一個餓死鬼的替生缺，就派著吳二哥前去討替。你們想想，這個機會委實要算千載難逢，可不要來代吳二哥叫喜嗎？」眾鬼見說，一哄而散。我想他們說的萬壽行宮，一定是在俺廟裡的了。因此作了一個法兒，趕回廟來，躲在萬壽行宮裡面，單看是一個什麼烏龜王八蛋的好臣，來同一個什麼和尚作對，那餓死鬼討替是怎樣討法？那知我躲在行宮裡已有三日，一些動靜沒有，反轉累著俺酒也沒得喝，肉也沒得嚼，到了三天三夜，到適才心中猛想到，哎呀，俺上了鬼頭的當了！俺如在裡面再呆呆等候，再過兩日，剛剛把俺餓死，他們好來討替，俺和尚不是白白把條命送掉了嗎？因此連忙跑出，想到外面，不料碰著金大人同小徒到此，委實要算是巧的。」

看官，濟公聖僧這席話，那裡是真的嗎？是暗暗破破金仁鼎的機關，叫他自家明白。可笑金仁鼎見他真不真假不假的這樣說法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委實難過。候著濟公說完，只得遮蓋道：「鬼神之事，杏渺無憑，聖僧真個是上著當了。快些多喝些酒，補補幾日的空子。」當下金仁鼎陪濟公歡呼暢飲，直到更闌人靜，金仁鼎方辭日相府。悟真見金仁鼎已走，這才帶了道人，走到侍宴所，一面吩咐道人收拾殘羹，一面迎請濟公上了退居樓。悟真預備把聖旨飭令交代的話細細對師父說明，可憐悟真這和尚算

是老實不過，金仁鼎同鐵珊的計謀，他一些都不曉得。那知濟公才上了樓，向那當中蒲團上一坐，袖裡掏出一塊風乾的狗肉，拿在手上，聞了一聞，用力的了一口，嚼得有滋有味的，便呢呢喃喃的唱道：

肉肉肉，修來福。人情反覆，由於不知足。歎兇人空碌碌。人無眼睛天有目，自家惹禍是自家贖。枉死城中聽那鬼頭哭，沒有個善人受慘酷。自家惹禍來自家贖，人無眼睛天有目。歎兇人何碌碌，由於不知足。想俺和尚，修來福，無榮無辱。終日間，肉肉肉！

酒酒酒，到處有。一杯在手，萬事都干休。俺和尚真自由！有甚富貴共窮愁，浮雲流水去不回頭。多少富傾國貴至王侯，還是那枯骨埋荒丘。雲流水去不回頭，有甚富貴共窮愁！俺和尚真自由，萬事都干休。什麼東西到處有，做掃愁帚？可不是，酒酒酒！

這時悟真滿肚皮的話要向濟公說，但聽他兩首花籃詞顛來倒去，在嘴裡唱得有板有眼的，又不敢開口，候著他唱住了嘴，才要開口，那知道唱聲才息呼聲起。再朝濟公一望，果然雙目低垂，那呼呼哈哈的鼻息彷彿拉鋸一般。悟真萬分無奈，只得也在禪牀上坐了一禪。到了天才一亮，忽見三五個道人沙彌飛奔的跑上樓來，大喊道：「稟老和尚，大事不好！」悟真大吃一嚇。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